

少年文艺
典藏书坊
Since 1953

金品阅读 一路芬芳

星星知道

全国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大赛金品典藏⑩

《少年文艺》编辑部 编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少年文艺
典藏书坊
Since 1953

星星知道

 全国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大赛金品典藏⑩

《少年文艺》编辑部 编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星星知道 / 《少年文艺》编辑部编. —上海: 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6.8

(《少年文艺》典藏书坊. 全国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大赛金品典藏; ⑩)

ISBN 978-7-5324-9871-0

I. ①星… II. ①少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94110号



《少年文艺》典藏书坊

星星知道

全国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大赛金品典藏⑩

《少年文艺》编辑部 编

周 晴 谢倩霓 策划

皮痞祖 封面图

陆 及 装帧

责任编辑 吴丽丽 美术编辑 陆 及

责任校对 陶立新 技术编辑 陆 赟

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

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

易文网 www.ewen.co 少儿网 www.jcph.com

电子邮件 postmaster@jcph.com

印刷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20×980 1/16 印张 11.5 字数 120千字

2016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4-9871-0 / I · 3942

定价 20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生质量问题,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第五届“周庄杯”部分获奖作品漫评（代序）

刘绪源

本次获特等奖的作品《乌街落花》和获一等奖的《莲蓬》，都是构思精巧，文笔优雅，需要读者耐心咀嚼的小说。它们有一种静气，让你在静心阅读中不断有所发现，不断获取更多美感。在窗外一片急功近利的叫卖声中，追求这种纯文学的端雅之美，也许正是《少年文艺》近年来积极的编辑取向吧。

《乌街落花》的作者马三枣笔墨收敛有致，以白描和淡彩取胜，写人物常是寥寥几笔，不事渲染，让读者自己去联想和理解。小说节奏不疾不徐，结构上重视呼应和许多小细节的暗示。这就使这篇故事性不强的作品，比一般热闹的故事更为耐读。但小说也还有可改进之处，当我们读完这清浅有味的故事，总觉意犹未尽，仿佛读的是“粉本”，还可再设色，至少在某几处再点上些许重彩才过瘾。我以为关键在于人物。那小和尚细心、有心，内心世界很美，心静却似活水，处处为人着想。但也就仅此而已。他有他的寂寞和苦恼吗？同是孩子，他难道没有对小学生们的羡慕或忌妒？作品的题材和作者的文风会让人想起汪曾祺的《受戒》，但汪作中的人物内心何等丰富，面对大起大落汪仍能不疾不徐，淡然处置，此可谓举重若轻。这么说来，本篇只能算是举轻若轻了。各人物都还是个轮廓，少有深化的余地。可能还是生活积累的局限吧，鲁迅说的

“取材要严，开掘要深”，似仍可牢记。

韩青辰的《莲蓬》结构也很精致，莲蓬的隐喻时伏时现，贯穿始终，人物心理却丰富复杂得多。小说中的女孩正面临人生的关键时刻，除了面对自己的学业（这是她为妈妈争气的大事），还要保护和捍卫被爸爸抛弃的妈妈，同时又为因自己漫不经心而失去的极朦胧的初恋而揪心。但被她视为软弱的妈妈却成了她的榜样，她终于被妈妈感染了，懂得了宽恕与和解。小说在刻画细微的心理上能把握分寸，并不作过分渲染，笔墨也是收敛有致，这就使作品更有表现力也更为耐读。这么多内容浓缩在这么小的篇幅中，且能从容应对，很见功力。只是女孩对于离婚的父亲的愤恨，显得过于单一，父亲留给她的回忆也过于单薄（不会只有关于父亲性格的那一点记忆，父亲与她的亲情、交往、去留时的尴尬和难舍，都会在不愿回忆时悄然出现。现在的写法更像后爸，而不似生父）。在这方面，作者似乎更关注母亲的复杂心态（虽用笔也极简），对女儿心态则仍有忽略。张弘短篇小说《玫瑰方》中有同样命运的女孩，每次见父亲前总变得爱笑，每次回来却要找理由哭一场，心理之复杂可见一斑。

同获一等奖的韩丽君的《把柄》，可称之为“问题小说”。应该说，真正的问题小说，我们已经久违了！将近一个世纪前，冰心、茅盾等提倡问题小说，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，在新文学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。而现在，儿童文学作家迎合、讨好小读者的多，认真了解小读者复杂难解的内心世界者少，有热情并有能力把小读者们真正的难题付诸文学表现者



更是少之又少。本篇提出的是复杂的现实的难题，面对竞争对手的“把柄”，要不要说出去？说出去，内心会非常别扭，因为是对自己良心和正义感的挑战；但不说，同样是对另一个受害者的漠视。父母的态度也非常微妙，母亲只为自己女儿考虑，父亲则在启发之后让女儿自己选择，于是难题仍是难题。好在女儿开始了自己的行动，既尊重了对手，又尊重了自己的良知。问题小说最怕落到图解或理念上，本篇的审美感染力却能贯穿始终，这很不容易。

同样提出了少年生活中难题的，是孟飞的《圣索菲亚教堂的秋天》。应该说，这篇涉及的问题更是巨大而难解；它的艺术震撼力，与上届一等奖小说《龙卷风》或可一比。小说写了两代人的两个相似的故事：主角是正在上学的男孩，他在班级里遭受了洗不清的冤枉；妈妈的故事发生在三十一年前，那时读小学三年级，也遭到了不白之冤，那事一直延续到今天。男孩的故事正面进入，妈妈的故事主要是从爸爸嘴里说出，两个故事套在一起，结构紧密，剪裁和布局十分讲究，一读就放不下。作者牢牢抓住了对少年来说几乎是最严重的心理危机，同时，又通过爸爸的口，提出了独到的解脱之道。在孩子知道了妈妈的故事后，爸爸说：“她不是精神病，她就是太过珍惜自己的羽毛，太过担心沾染灰尘……”最后，男孩懂得了要珍惜当下，不再那么看重他人的目光了。少年与成人的最大不同，就在于还保持自身的纯洁和对人的信赖，所以最受不得委屈，只要能弄清真相，哪怕以死相拼或以一生交换，也在所不惜。许多人间悲剧正由此而来。但世事的复杂远在少年的逆料

之外，所以，这篇小说开出的药方，我以为是实用而高明的。小说初读有点逆眼，感觉上编的痕迹稍重，母子故事重叠太巧，母亲的故事又过于强烈奇特。我首先是被作品提出的问题所震慑，又为那有针对性的思想所折服。反思逆眼的种种，我发现，就把它当一篇不是完全写实的幻想小说来读，又如何？只要能写出这样的问题和思想，又有这样的艺术感染力，不写实，不也可以吗？其实作者不妨考虑以幻想小说形式处理这一题材，有些故事本身精彩但怎么补也显得假，那还不如不补，而在一开始就安排一两个“魔幻”细节，让人知道你不是在严格写实，那艺术效果或许会更好。

与此相似，可以用一点“幻想小说”手法来处理的，还有王勇英的《影子爸爸》。这也是有点“魔幻”的故事，怎么强调其真，还是真不起来，但孩子的心理和她的奇怪的画确是感人！这时借鉴一点马尔克斯的行文，当可事半功倍。

本届获二等奖的作品，大多是写患了绝症的孩子，或家庭遇到巨大灾难的孤儿，有的还写到了儿童的死。总的看，本次参赛作品中，这类题材不少（获优秀奖的《水蜡烛》结尾，也有孩子最后淹死的嫌疑）。在整个儿童文学界，这类写法也不少，新出道的作者更易热衷于此类题材。这是需要注意的。其实真能显出文学水准和写作能力的，还是写最常见、最真实的普通人，写最日常的儿童生活，这才最见难度。外在的悲剧性的强烈，有时只是取巧之道，不值得过于留恋。当然这几篇二等奖都还不错，《星星知道》写了一对孤儿的意料之外的美满人生，写得顺理成章，很有人情味。《长发飘飘》写少女的





对话和心理，都栩栩如生，那阳光男孩也极感人。这两篇都有生活的“质感”。《那片星海》写了极富裕和极穷困的两个孩子，他们各有各的问题，却又被命运交织在一起，作品有一定的感染力，但相对来说“质感”就单薄了些。所谓质感，我在别的文章中论说过：“文学中的质感，其实是由那些‘编不出来’的部分组成的……再聪明的脑袋也无法编造的东西，那就只能是生活的赐予，是你生命经历中所偶遇的，是你长期积累的独到的发现和体验。”比较而言，另一篇也得二等奖的，不属此类题材的《秃头外公的“闹瓜瓜”》，文笔有点粗疏，故事也很简单，却是这几篇中最感人的，其奥妙，就在于真实——通篇（尤其结尾）充满了人生的质感。

最后再说两篇我有点偏爱的作品：一是李秋沅的《你的样子》，其中的人物也略显单薄，但作者以自己的多重的情感包裹她，在人物之外添加了浓浓的诗意，让人读出了时间长河中的人性之美；另一篇是周涛的《弋江行》，那小男孩和大学女生的友情，以及男孩的机智和阳光，让人心生欢喜——尤其在读多了灾难、重病与死亡的题材之后，我竟怎么也摆脱不了那一点偏爱了。



目录

第五届“周庄杯”部分获奖作品漫评(代序) / 刘绪源	1
莲蓬 / 韩青辰	1
星星知道 / 洪晨昕	18
那片星海 / 彭柳蓉	26
旧日之书 / 星 子	42
少年丁点的阅读片段 / 廖小琴	57
圣索菲亚教堂的秋天 / 孟 飞	72
迷人的瓜香 / 任永恒	87
三般的武侠小说 / 黄文军	102
我的邻居是大侠 / 郭凯冰	114
解药 / 庞婕蕾	131
弋江行 / 周 涛	147
有条蛇来看过我 / 杨 茗	160



莲蓬

韩青辰

梦里我变成一个穿汉服的蘑菇头的圆溜溜的小姑娘，光脚跑在洁净温热的沙土上。面前大团大团的白雾，雾后是一片池塘，荷花淡粉，大朵大朵，朦朦胧胧，有水墨的效果。

一枝莲蓬慢悠悠地伸过来，青绿色，没熟，我知道熟透了应该是黑的。

天边传来苍凉至极的诗，每一个字我都听见了，每个字都像一大朵水花溅落在巨石上，大大地绽放、破碎，化为无形。它们一诞生就不见了。

我怅然若失地醒来，一动不动。

母亲在踩缝纫机，是我喜欢的那种机械、持续的声音。它

温暖、厚实，一如下雨天低矮的屋檐下父亲母亲曾经的窃窃私语。

母亲吓唬我，考不上高中就回王园子。我没上辅导班。母亲没多余的闲钱，我也不忍心乱花她的血汗钱。

母亲其实是信我的，不然她这么拼命干吗。她日复一日埋在各种布料、线团以及电熨斗的蒸汽里，麻利、殷勤又专注，没一刻闲着。父亲走后裁剪活少了，但缝缝补补却翻了好多倍。

鸡鹅巷的中老年妇女酷爱找母亲缝补。

起初她们都愤愤然，争相抨击把我那胖子父亲拐跑的绸布店老板娘丝瓜。说着说着，她们撩起衣襟露出自身的伤痛，母亲边做活边安慰。等母亲缝补好她们的衣裳，顺便也缝补好了她们的心情。

我们家就这样变身为中老年妇女情感危机理疗站。母亲则是理疗大师。也许，望着美丽而不幸的母亲辛勤忙碌本身就是一剂良药。

当年胖子领我们进城是为了更好的生活，可惜刚挣上一室房产他就跟人跑了，房产差点被卷走。

外公活活给他气死。

刹那间母亲吃遍人世辛酸，有两三个月，她软塌塌的，我像只流浪猫，幸亏有姚红和季然。

大概是因为我吧，母亲银盘样的脸很快结束了阴沉，她的嗓门还像从前那么亮，笑起来热烘烘脆生生。重整旗鼓的母亲

只是一天天消瘦，她终于实现了多年夙愿，恢复了年轻时的苗条，所有裙子穿在身上只是来回地荡。

白天她只能做杂碎，晚上，我写完作业哈欠连天去睡觉，母亲仍躬身笃笃笃踩缝纫机，陪她的是台老式收音机。

等我一觉醒来，收音机哑了，母亲熬得通红的双眼昏花蒙眬，针头常常刺破她的手。

那时候我便清晰地看见像缝纫机一样高速运转的母亲的内心。母亲是不服输的斗士。

这一点外公没想到。外公那么不放心母亲，他把所有希望都寄托于我。不知为什么，他对我一个六年级小学生的信任要远远胜于母亲，好像在他心里，母亲才是永远长不大的小孩。

“莲子，你要尽早做妈妈的帮手。她遇到你父亲实在不幸。当年他有老婆孩子，现在他抛弃你们一点都不奇怪，我早料到他的黑心。”

所有人提起胖子都咬牙切齿。

母亲除外。我常常听到她以调侃的语气讲起从前。她是胖子唯一的女徒，胖子是闻名乡野的大师傅，手艺好，悟性高，多时髦的衣裳瞄一眼就会。她小他八岁，准确地说是她先死心塌地恋上胖子，胖子才做了陈世美。

“那他现在又抛下你，就不恨？”

“恨又不能当饭吃。我不喜欢恨人，由他去吧，我一个人能养女儿。”

我是母亲输光后的最后一颗棋子，我决定着她后半生的幸福，一度以为我们赢过胖子就大获全胜。我当然是母亲的盟

军，我不想再让父亲这个词从我的唇齿间出入。

我竭力去忘记那个矮矮胖胖的家伙，只想他的坏。上帝说要爱你的仇敌，可我做不到。

我和初二级的同学像两辈人。他们还终日沉浸在玩闹的嬉戏里，而我已经学着母亲的样子开始奋斗。

我的假期就是母亲的假期，我让她从家务活中解放出来专心裁剪。鸡鹅巷的人看我热腾腾地忙，忍不住对母亲说，老天爷给你一个多懂事的女儿啊！

我喜欢母亲此刻的微笑，那是从她心底开出的花。

一个人被逼到绝境，如果不妥协一定会有转机。我从不知道自己的手如此能干，等我学会了擀面条包饺子做煎饼蒸馒头，我又不甘心了，准备学姚红爸爸做烧饼。

姚家烧饼是苏城一绝，姚叔一米九〇体重两百斤，面粉染得他须眉皆白，一年四季都像圣诞老人。他从早到晚与一大团酵面奋战，从他拳头下面出来的烧饼每一粒碎屑都沾有他的力气，俗称千层底，层层脆，惹得人们大老远开车来排队。

烧饼铺中一棵老榆树穿堂而立，树头盖着屋顶，像一把奇异的伞。姚叔把烧饼往炉里送的时候，一只手会抱着树腰转一圈，像马猴嬉戏，久而久之树腰便和他一样沾满白面。

这个小动作叫我着迷。

我忽然想起胖子裁剪的时候拿尺子敲脑壳。他的尺子像是他的第三只手，我怀疑他第一次抱我也是尺子先伸过来。因为我记忆中只有他无处不在的尺子而没有他的手。他的手也是短



短胖胖吗？我真的想不起来了。

我在姚家烧饼铺忽然很不情愿地想起了从前——被封锁的记忆哗啦啦翻涌。

黄昏，胖子来学校接我。我坐在他的自行车大杠上，头顶着他的下巴和他热烘烘的鼻息，背倚着他的大肚皮和胖胳膊，手抓他买的肉串。

胖子骑得很慢很慢，像在跟一只乌龟比赛慢，或者他希望能把我们的幸福延长。

自从丝瓜找他做了旗袍，我们这个名字都没有的裁缝铺在鸡鹅巷就火了。胖子忙坏了，一天下来就那一刻最惬意。他松松垮垮地载着我，故意把车骑得歪歪扭扭。我肯定他骨子里仍是个顽皮的小男孩。

丝瓜倚在绸布店门口低头哧哧地朝我们笑。她低头笑的样子很危险。看见她，我就拼命摇铃铛。

……

“莲子，莲子，你干吗呢？”高三毕业班的姚红放学回来了。她是季然的同班，也曾是我的顶级闺蜜。

她吓了我一跳。我像偷儿被抓住现行，扭头就跑，也不管她长一声短一声地喊。

好些日子了，我看见她和季然仿佛看见鬼。

“怎么，谁欺负你了？”季然捏住车把，单脚着地，另一条长腿潇洒地挂在脚踏上，口气急切又凶巴巴的。

奇怪，我看见姚红准会看见季然，反之亦然，他们俩就像

秤不离砣。

我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一口气跑进空荡荡的校园。我是多么需要空荡荡。

胖子第一年来看我，穿着黑呢大衣。他不再像个圆筒，浑身香喷喷的，好像跟丝瓜混得不错。

我盯着他的眼睛一定像枪管。他的神情极不自然。我不认为他的出轨仅仅冲着母亲，根子上他也背叛了我，他居然为了丝瓜把我永远抛弃了。

我不接受他的道歉与献媚，我把他的钱和肉串一起塞进垃圾桶，还有一次我把他的钱分给了乞丐。后来他就怕我了，他来没来我都不知道了。

我就喜欢看痛苦的脸，像中秋夜被妈妈切得四分五裂的月饼。

爱妈妈，考大学，战胜胖子，是我的复仇三部曲。

我从没想到在天桥下面望见姚红和季然——母亲之外我最爱的两个人，他们合撑着一把伞，像连理枝缠绕在一起。

那是春末明媚的正午，阳光非常有力道，人们撑着各式各样的伞，汗津津的我拎着一瓶醋像掉进了冰窟窿，仅仅一抬头，世界便冰火两重天。

那瓶醋好像一股脑儿浇在我啪啪燃烧的心上。我能说什么呢，我从未对季然说过什么，这仿佛是个天大的笑话，比胖子跟丝瓜跑还悲剧。

早在清明的时候，就听说胖子和丝瓜闹翻了。

那会儿进城的人都回家上坟。王园子恢复了从前的人气与热闹，各种消息嗡嗡地从这家酒桌飞到那家酒桌。

“听说他们老打架，胖子迷上了赌钱，越来越不像话。”

母亲这么说的时侯，我刚关了灯，我们并排躺在老家业已陌生的床上静静呼吸。母亲在黑暗中深深叹了一口气，我伸过手去抱住她。

从此胖子的坏消息不时地传来。鸡鹅巷的人叽叽喳喳眉飞色舞，母亲只是莞尔，说，祝他老人家好运。

我抱着那瓶醋万念俱灰回到家的时候，母亲呼啦一下从缝纫机后面站起来。她像水面新开的一朵莲，清风徐徐，阳光点金，她从头到脚都闪耀着奇异光芒。

她望着我，像撒娇，像乞怜，像求救，又像哀怨。

“胖子来说情，他想回我们身边。”

“怎么，你答应他复婚？你缺不缺心眼，你还想来一遍那种苦，你吃的苦全忘了？我可没忘！”

我把醋顿在桌子上，咚咚咚冲进去蒙头抽泣。

我不知道该感谢命运还是该痛恨。总之我名正言顺地大哭一场发泄个痛快。

我哭掉了一个下午加一个漫漫长夜。黎明，我进入了那个梦，梦见莲蓬、穿汉服的童年还有诗。

我懂梦的暗喻，只是在无尽的纳闷中，好像已经得到了某种抚慰。

我不喜欢莲蓬。

我有密集恐惧症。我更不喜欢莲子的苦味道。我不明白那么美的花怎么结出这么难看的果。而我小小年纪这么背是不是因为这个苦涩的名字。

母亲埋头踩缝纫机，说：“瞧你这个傻丫头，我没答应。你放心，我谁也不会答应。”

“该答应的还是要答应。退休的史老师就挺好！”

“谁也不答应了。你信不信我一个人能养活你。”母亲猛踩缝纫机，恢复了勇士的斗志。

我赶紧拿菜篮子去菜场。

一切好像从那个梦开始。

我在菜场频频偶遇莲蓬。城里人一把一把买回家，欣欣然非常喜爱。

我忍不住问老板，他头也不抬地说：“好吃啊，莲子败火养心，我每天都不够卖。”

接下来，校门口的花店用三两枝莲蓬与芦花同插在玻璃窗下当招牌。

我鬼使神差地闯进去。

青莲蓬素面朝天，高高仰着它叫我难以面对的麻脸。老莲蓬黑了，低垂着脑袋。它们和洁白的芦花搭出虚实相间的美与野趣，盖过了满屋花朵的香艳。

我把脸勇敢地凑近麻点点。

美术老师说丑到极致也是美到极致，要学会审丑云云。何况莲蓬哪丑，我只是有密集恐惧症。